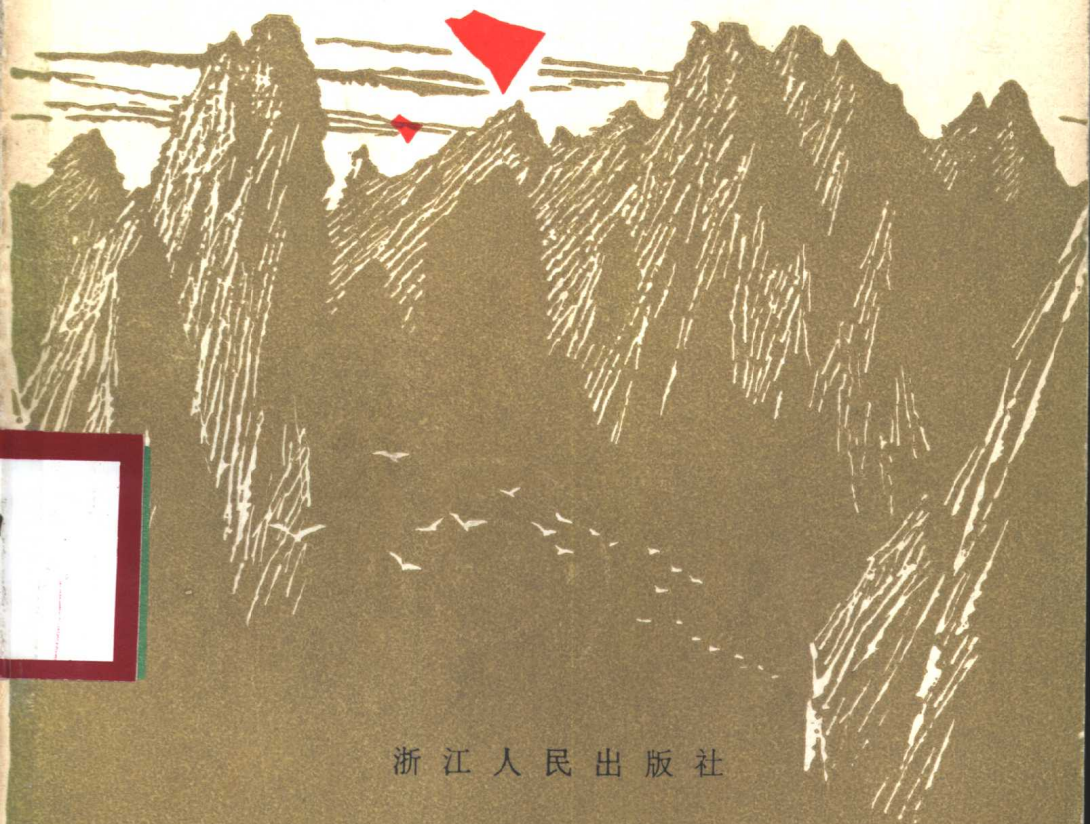


雁蕩山嘯

周丕振



浙江人民出版社



3250000196201

雁蕩山嘯

周丕振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 张怀江
插图
题 字 赖少其
责任编辑 吕人及

雁 荡 峰 峰

周 丕 振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625 插页10 字数200,000 印数14,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103·46 定 价: 0.83 元

前 言

写完这本回忆录，了却我三十多年来一个宿愿。

这本回忆录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瓯北雁荡山和括苍山地区的革命斗争。雁荡山，是我的故乡。当年，我投身于雁荡山区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曾经是“永（嘉）乐（清）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的负责人之一。在这本书里，我试图较忠实、较全面地记录下当时的斗争史实：抗日初期以合法斗争的形式，深入农村，建立党的组织；在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中，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温州沦陷后，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十三人的武装基干队，在三、四年内发展到七、八百人枪；最后，在群众的支持下，以一胜百，粉碎了敌、伪、顽多次默契配合的“围剿”，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这支游击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下，越战越强，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后又改称第三支队）。在百万雄师渡江前后，我们括苍支队主动解放了玉环、乐清、温岭、黄岩等县，并与兄弟游击支队并肩战斗，解放了浙南中心城市温州市，在战略上很好地配合了南下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括苍支队的革命斗争情况，我准备另志一册。这里简单提及，只是想说明：瓯北雁荡山和括苍山地区抗日游击队的成长、壮大，和游击基地的建立、巩固，不但对取

得当时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作用，也为以后瓯北地区及时开展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并赢得胜利，奠定了基础。这一胜利局面的开拓，乃是一九三〇年红十三军在浙南的革命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等同志率领下，到达瓯江南北，开展革命游击战争的继续和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雁荡山和括苍山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虽然过去三、四十年了，但对我来说，仍是记忆犹新。不少战友和亲人已离开这个世界，但他们为革命献身的高贵品质和对革命所作的光辉业绩，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我一直想把他们的崇高品德、伟大精神写出来，以资自勉。我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动笔，前后经过二十五年，终于写出抗日战争的部分。在我，可聊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先烈。一九七九年秋，我为本书的修改定稿，重来雁荡山，并专诚拜谒了将军峰三折瀑下的烈士墓。这里长眠着不少与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我缅怀那在雁荡山区革命斗争中度过的峥嵘岁月，不禁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赋一律：

重游雁荡忆前踪， 烈士丰碑耸碧空。
烽火八年留胜迹； 金戈三载著奇功。
先驱遗泽思甘露； 后起新猷唱晓风。
我鬓虽斑存老马， 奔驰为报九州同。

我写出这本回忆录，呈献给读者，是为了歌颂党与人民群众所建树的历史伟绩，也在于激励后人，继承革命传统，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到为实现四化而进行的新长征的队伍中去，奋勇前进。

回忆录是记述自己所知道和做的事，不可能全面包括整个游击队和整个地区的活动；特别是由于当时成文资料难以保存，有幸留下的一部分，也在林彪、“四人帮”的浩劫中散失殆尽。

仅凭个人追忆，不免挂一漏万，加上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同志谅解和指正。

本书中《隐蔽斗争种种》、《东方小学》、《楠溪激浪》、《乐清湾上的海燕》的材料是徐寿考、郑梅欣、仇雪清、谢劳等同志提供的。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中共温州地委、乐清县委，以及许多老同志、老战友们的支持和帮助，特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 者

一九八〇年三月于杭州

目 录

- | | |
|--------------|---------------|
| 1 雁荡山下沸腾了 | 152 河淇谈判 |
| 15 针锋相对 | 160 虹桥起义 |
| 24 隐蔽斗争种种 | 173 惊雷迎春 |
| 36 东方小学 | 181 楠溪激浪 |
| 48 眼镜哥 | 191 夜袭芙蓉镇 |
| 66 枪的故事 | 198 坚如磐石 |
| 78 轰走“曹司令” | 208 前线情报站 |
| 91 叛徒——魔鬼 | 216 “金银山”争夺战 |
| 100 把红旗插上雁荡山 | 224 英雄两兄弟 |
| 108 活捉“城北二王” | 232 包围圈里的日日夜夜 |
| 116 风雪雁湖岗 | 243 乐清湾上的海燕 |
| 126 大闹乐清城 | 255 奇兵制胜 |
| 134 翻山越岭追日寇 | 266 迎接新的战斗 |
| 141 牛塘会议 | |

雁荡山下沸腾了

“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炮声，掀开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新的一页。我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派团结抗日的生气勃勃的大好形势。

地处东海前哨的依山县城——乐清，也在我党的正确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乐清城里的进步青年，在中共温州县委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温州战时青年服务团”的影响下，也筹组“乐清战时青年服务团”。邱清华、黄义桃、郑梅欣、麻文芳、余秉刚、郑伯永、叶令银、金强、蔡熙、仇雪清、胡璜等同志和我也先后参加了。

乐清战时青年服务团一筹建，我们立即奔赴街头，进行口头宣传或化装宣传，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类街头短剧，出版战讯墙报，传播抗战胜利消息。这些爱国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却遭到反共顽固派的多方阻挠和干扰。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虽打着抗日旗号，但当人民群众起来抗日救亡的时候，他们又害怕了，要阻挠了。这时的国民党乐清县长阮西震，是个反共顽固派。他一开始就对乐清战时青年服务团的筹建百般刁难；以后，又以种种借口不批准它正式成立。

就在我们同国民党乐清县党部进行说理斗争的当儿，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赵咏八的儿子赵一翔，乘机混进我们的青年服务团，并表示愿意出面去县党部交涉。我们明知他安的不是

好心肠，但为了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好让青年服务团得到批准，便同意他去交涉，并推选他为团长。

果然，国民党乐清县党部这一下放心了，当即承认乐清战时青年服务团是合法组织。赵一翔当上这服务团团长后，开场锣鼓还得装装样。他还让大家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开大会、贴标语、作街头宣传等。可是过了不久，他拉了一伙青年，今天在这家聚众赌博，呼么喝六；明天上酒馆大吃大喝，豁拳行令；后天逛烟花巷，灯红酒绿……。原来好端端一个有朝气、抗日救亡活动搞得还有成绩的群众团体，很快被他搞成了个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组织。不少爱国的和作风正派的青年气愤、苦恼，有的索性退出。邱清华、黄义桃、郑梅欣、余秉刚、叶令银、仇雪清等同志和我也只好转入农村开展活动，另外去组织农村青年服务团了。从此，城里群众都轻蔑地叫赵一翔为团长的这个青年服务团为“烂污泥团”。

就在这个时候，一批爱国的华侨学生和受党影响的进步青年回到乐清，给服务团输送了新鲜血液。其中有会木刻、会画、会写、会编导、会演出的，真是人才济济，各显神通。而里边最活跃的要数宣传员王鸣皋和导演郑野夫这两人。这批生龙活虎般的青年，有强烈的爱国心，一心想唤起民众抗日救亡。因此，他们虽然一无津贴，二无办公费用，三是伙食自理，仍然积极性很高，把救亡活动搞得丰富多彩。他们象一股新鲜空气，把赵一翔搞得污浊不堪的臭气一冲而散；象一阵劲风，把乐清县当时已变得象一潭死水似的抗日救亡活动又吹得波澜壮阔了。

这一下可把赵一翔急坏了。他拾起他老子那一套，对新来的青年，一是打击，二是排斥，三是找岔子，以显示他团长的威风。

一次，王鸣皋等出去搞街头宣传，刚走到屠宅祠堂门口，

被赵一翔挡住了。

“哪里去？”赵一翔气势汹汹地问。

“宣传抗日！”王鸣皋理直气壮地回答。

“为什么不向我报告？”赵一翔摆出团长的架势。

“我们到哪里去找你这位‘团长’？你喝酒、赌钱、玩女人还忙得不可开交呢！”王鸣皋根本不理睬他那一套。

“你——没有我同意，不准出去。”赵一翔耍赖了。

“抗日还要批准？”王鸣皋一把将赵一翔推开。

“你敢无礼！”赵一翔掏出手枪冲了过来。一见动枪了，女青年吓得叫着往后退。

“你拿枪吓唬谁？”王鸣皋迎了上去。

“我枪毙你！”赵一翔说着把枪一扬。

“尽管你老子在省党部当官，可你打死人，还是要偿命的！你有枪为什么不上前线去打鬼子，却在这里吓唬老百姓？”王鸣皋毫无畏色，一步一步迎了上去。赵一翔不甘示弱，又不敢开枪，只好举了个手枪在空中乱舞：“我，我，我枪……”但一边说着一边向后退。

青年们见状一拥而上，把两人拉开。赵一翔趁机溜走，但嘴皮子还很硬，口口声声喊：“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我们走着瞧……。”

这场冲突，表面上是赵、王二人的矛盾，实际上是坚持抗日和破坏抗日两种不同观点的矛盾激化。进步青年对赵一翔这个抗日救亡的绊脚石很气愤，纷纷要求撤去他的“团长”职务，改组乐清战时青年服务团的领导。

一天下午，服务团的青年们汇集在模范小学召开大会，讨论撤换赵一翔的问题。会议刚进行到第二个项目，肃静的会场忽然一片骚动。原来，来了三个不速之客：顽县长阮西震和

县党部书记长项朝壬和一个特务。

三个人爬上了主席台。阮西震一手拄着“哭丧棒”（手杖），一手拎着手枪，党棍项朝壬和那个特务站在他身后，两人都有手枪别在腰里，一股杀气腾腾。骚动过的会场又变得死一样的沉寂。这是无声的反抗。阮西震显然耐不住了，干咳两声后，色厉内荏地嗥叫：“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

“青年服务团大会。”王鸣皋在主席台上朗声回答。

“为什么没向政府报告？”

“青年服务团是合法组织，集会自由，不需要每个会都向政府报告。”王鸣皋毫不示弱。

“抗日救国不需要批准！”台下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接着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抗日救国的口号共产分子喊得最响。你们是听国民政府的还是听共产党的？”掌声把阮西震惹火了，他气后露真言，暴露了他反共顽固派的嘴脸！

“谁坚决抗日我们就拥护谁！”

“现在是国共合作，共赴国难，阮县长为什么还口口声声‘共产分子’？”台下提出了责问。要求反驳、要求上台发言的条子象雪片一样飞向主席台。这下可把县太爷惹火了，他索性撕下假面具，赤膊上阵了。

“你们有人图谋不轨，统统要进行登记审查，我是县长兼军法官……”

阮西震声嘶力竭地叫喊，不仅没有压住台，反而把青年激怒了。大家纷纷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严词驳斥，整个会场沸沸扬扬象一锅滚汤。忽然，大家静了下来，听一个从南洋归来的爱国青年的发言。他叫吴崇厚，激动地站在椅子上说：“我是响应祖国的召唤，千里迢迢刚从国外回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只知道抗日救国是国民的天职，不知道什么是图谋不轨。

阮县长说抗日救国就是‘图谋不轨’，难道当汉奸、做卖国贼倒是循规蹈矩吗？请阮县长解释……”

自古以来，县太爷放个屁，谁敢说个不字？阮西震接到赵咏八的电话，又听了赵一翔的哭诉，原以为只要他亲自出马，就可以压住青年们的气势，讨论撤换赵一翔的大会就会自动散伙。他没有想到这批青年硬是胆大包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阮西震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感到没法下台，便举起枪来大吼一声：

“你们要造反？”

项朝壬和那个特务也举起了枪……满场青年对县太爷这个歇斯底里的叫嚣嗤之以鼻。有两个还拍着胸脯说：“开枪吧，朝这里开！你们枪口不对准日寇，却对着抗日青年，这是为什么？”这更把台上三个家伙弄得举着枪不是，收起枪又不是，手足失措了。

还是党棍项朝壬老奸巨猾，耍了个花招：故意把参加会议的一个国民党员叫出来，声色俱厉地训斥一通，说就是他“图谋不轨”，并勒令他当场写了悔过书。这才自己搬楼梯下了台，溜之大吉。一幕丑剧就此收场。

会议继续进行。最后，全体一致通过：撤去赵一翔的职务，选举王鸣皋为乐清战时青年服务团团长。

当县城青年服务团改组领导的同时，我们在乡镇组织的青年服务团，大大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四月，我党的一个独立支部在雁荡山下朴头村后山的罗山小学正式成立。从此，乐清县又有了党组织的领导。党支部决定的中心工作是：宣传和组织青年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团结进步力量，发展党的组织。党支部首先在朴头村组织起有数十个农民参加的服务团；随后派党员及青年积极分子分

赴白溪、芙蓉、清江、大荆、虹桥等地，在农村、山乡、集镇组织服务团、农会、业余剧团、儿童团、消费合作社等，开办夜校，开展反霸、减租减息、禁烟禁赌、缉拿资敌物资等斗争。党的这些工作，深受群众拥护。因而，在三、四个月内，乡镇的青年服务团就发展到一万多人。

缉拿资敌物资，是我们青年服务团声誉大著的重要一举。这件事发生在白溪。

那是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天，烈日当空，海风熏人，正是人们午休的时候。白溪街和石件头村服务团，为了防止敌、伪的骚扰，派人在海上巡逻。忽然，迎面开来一只重载船，向沈家门岛方向驶去。青年们奇怪：沈家门是敌占岛屿，一般航船都要绕道而行，为什么这条船却偏偏向敌占岛屿的方向航行？我们的几个团员一研究，决定对该船进行搜查。随即向那艘船喊话，要它向巡逻船只靠拢。谁知道不喊话则已，一喊话，那艘船掉转方向向斜刺里飞快驶去。

这些服务团的青年，差不多都是海上长大的，对航海富有经验，知道那艘船船大帆大，我们的巡逻船船小，靠手划橹摇，是追不上的。但是根据当时海上的风向及那艘帆船的去向判断，它在绕圈子去沈家门岛的途中，必须经过一座山脚下，我们可在那儿截获它。于是，小伙子们就驾着巡逻船直到那山脚下隐蔽等待。

不一会儿，那艘帆船果然驶来了。等到那船上的人发现巡逻船时，两船已靠得很近，我们那些小伙子纷纷纵身跳上他们的船舷。经过盘问和搜查，它果然是乐清县参议长仇约三的儿子伙同奸商走私资敌的一艘船，船上装载着一舱雪白的大米和一舱新鲜鸡蛋。

服务团员立即向白溪镇公所报告，要求镇长转报乐清县政府对走私资敌人员严加查办。

镇长接获报告后，抓耳挠腮地犹豫了好久。仇约三儿子伙同奸商走私资敌的人证、物证俱在，群情激愤，众怒难犯，不惩办是不行的。但是，要惩办，又碍着县参议长仇约三的面子。他这小小镇长能鸡蛋碰石头吗？而且，船刚被扣押，仇约三即送来了名片，这意思是十分明显的。因此，镇长对此案迟迟未办。

于是，白溪服务团办事处负责人郑梅欣同志找了镇长，晓以抗日救国的大义，鼓励他支持群众的爱国行动，严厉惩处走私资敌的民族败类。犹豫动摇的镇长，经过郑梅欣同志耐心的说理，终于下了决心，表示：“拼着镇长不干，也一定把这件事办好。”他随即把人证、物证据实上报县政府。与此同时，我们又通过政工队的地下党组织，大造舆论，并利用县政府与县党部的派系斗争，迫使县政府发布命令，没收了资敌物资，奖励了缉私的服务团员。这一轰动全县的走私资敌案件，以人民的胜利告终，大长了抗日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奸商、顽固派的威风。

我们乡镇青年服务团所领导的反侵吞捐款、反敲诈勒索的斗争中，声势最大的那场斗争是在清江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进行的。清江区的广大贫农、盐民，终年受地租、高利贷的盘剥和苛捐杂税的搜刮，生活已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而那些反动的乡、保长全不管老百姓的死活，还在派捐收税时乘机横征暴敛，敲诈勒索。于是，一场反侵吞捐款、反敲诈勒索的斗争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初秋，一个晴朗的月夜，在我地下党领导下，清江、南塘、南岳三个乡的一千多青年农民、盐民，一个个手拿扁担、棍棒，踏着月色，步伐整齐地进入鲤鱼山的禹王庙。他们都是青年服务团的团员，在这里举行大会，对各村犯有严

重侵吞捐款、敲诈勒索等罪行的乡、保长进行揭发斗争。会场上灯火通明，庄严肃穆。邱清华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他生动扼要地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说明举国上下团结抗日的必要性后，揭发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团结的罪行，并对那些欺压和敲诈勒索老百姓的乡、保长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听了这警告，犯有一定贪污勒索罪行的泗塘村保长王年明，主动上台低头认罪，答应退出赃款，得到了群众的谅解。通过这次大会，那些平时肆无忌惮、欺压勒索老百姓的乡保长，在行为上有了收敛；广大的农民和盐民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团结抗日的斗志得到很大鼓舞。

与清江乡青年服务团员取得反侵吞捐款、反敲诈勒索斗争胜利的同时，叶令银同志领导的石湖及附近几个乡的农、渔、盐民，掀起了参加青年服务团的热潮。这支崛起的新军，一组织起来，便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南岸村的恶霸地主叶玉山。

提起叶玉山，农民恨得牙龈咬出血来。一九三五年，他倚仗反动势力，每年除了对农民进行高佃租盘剥外，还靠糟蹋佃户的庄稼来放养六千多只鸭子，牟取成万元的暴利。赤贫农民张可进忍无可忍，找叶玉山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却被叶玉山纠集地痞、流氓用铁尺、石灰包、溜子等凶器活活打死。这是一起震惊乐清县农村的血腥惨案。但是，在国民党暗无天日的反动统治下，含冤受屈的人到哪儿去伸冤？到哪儿去雪恨？但仇恨的种子已深深地埋在每个贫苦农民的心田里，只等着有朝一日发芽吐叶。

这一天终于在金风劲吹、稻谷弯腰的季节里到来了！乐清县地下党组织，通知各地青年服务团办事处或农会，发动群众，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南岸村的农会也接到了通知，农民们一个个心里乐开了花。可是恶霸

地主叶玉山，老奸巨猾，不是好吃的果子。要减他的租，得认真接受张可进被惨杀的血的教训，好好准备一场斗争。于是南岸村农会把全村百分之九十的农户组织进农会，严阵以待。

恶霸地主叶玉山听说要减租，慌忙去找县太爷阮西震。他面受机宜从乐清县城回来后，便煽阴风，点鬼火，大肆造谣：

“农会赤化了！”“青年服务团被坏人操纵了！”“谁闹减租减息，谁就是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掉骷髅头！”梦想以威吓、造谣来阻止革命的洪流。当他发现这一套毫无用处，并得悉农会要跟他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时，他阴谋再制造一次张可进惨案，以压上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

这一天，石湖乡青年服务团和农会发出联合通知：下午到叶玉山家面谈二五减租的问题。叶玉山设下了圈套，决心给青年服务团和农会一点颜色看看。

当石湖乡农会理事叶昌斌走进叶玉山家的高墙大院时，叶玉山在中堂坐着，手拿水烟筒正在吸烟。两边一排十个彪形大汉，一个个手持溜子、铁尺、石灰包，横眉竖目地瞅着叶昌斌。

“你们发通知找我谈判，代表哪级政府？”叶玉山抽着烟，看也不看叶昌斌。

“代表青年服务团和农会的。”叶昌斌冷冷笑道，毫不畏惧。

“青年服务团、农会是官办的还是私办的？有什么资格通知我？”叶玉山傲慢地说。

“因为你是地主，我们佃户要二五减租，就有资格通知你。”叶昌斌理直气壮地回答。

“哼，减租，那么容易？现在不是要团结抗战吗？谁减租，谁就难逃破坏抗战的罪责！”叶玉山说，又抽了一口水烟。

“破坏抗战，那该治什么罪呢？”叶昌斌又冷笑着问。

“我要起他的田，再送他去法办！”叶玉山咬牙切齿地说，“你们不知道阮县长跟我……”

叶昌斌笑而不答，却去把院子门全部敞开，对外面喊道：

“亲邻们，叶玉山说谁要减租减息，谁就是破坏抗战，田要起，人要坐牢。你们进来说！”

轰地一声，门外涌进几百个佃户。他们刚从田里回来，个个手上拿着镰刀，扛着扁担，把叶玉山两边的打手吓了一跳。

先走进来的一个老阿公颤巍巍地走上堂对叶玉山说：“叶玉山，你可晓得一个最普通的道理：抗日救国，人人要吃饱饭呀！空着肚皮怎么抗日？你胡说谁减你的租，谁就难逃破坏团结抗日的罪过。我看，倒是你不准减租减息，逼得我们没饭吃，没衣穿，没劲种田，没力气抗日的，才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

叶昌斌接着说：“减租减息是十大纲领规定的，正是为了团结抗战；谁反对减租减息，才是破坏动员全国民众抗日。破坏团结的不是别人，正是你叶玉山！”叶昌斌还没讲完，一阵热烈的掌声，如同爆发的雷霆，震得叶玉山目瞪口呆。那些地痞流氓一见农会人多势众，也悄悄地溜走了。叶玉山想再演一次张可进式悲剧的阴谋彻底破产！叶昌斌不是当年的张可进，在他背后有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他们团结一致，就能移山倒海，又何惧一个小小的叶玉山。

开镰收割了，南岸、南草墙、石马等村全体农会会员及青年服务团团员都出动了。在人众势大面前，地主们都答应按原租额减百分之二十五。叶道国、叶道贵当面执秤减租，叶玉山等无可奈何，只好低头照减。

南岸斗争胜利的喜讯，象阵阵春风吹遍了乐清。原来没有农会的村庄现在组织起农会了。减租减息的浪潮风起云涌。许多积极分子入了党，农村党支部也纷纷建立。广大农民享受了